

夜遇

贺绪林

新龙哦了一声，摩托车上了路。

月亮挂上树梢，夏日的晚风扑面而来，吹散了全身的疲惫。来到一个岔路口，摩托车拐上了乡村公路。路两边的白杨树黑森森的，把本就不宽的路挤成了一条黑洞洞的胡同。新龙开亮了摩托车的大灯。

转过一个弯，新龙借着灯光瞧见一个人站在路中央朝他招手，他放慢速度，到了近前才看清是个中年汉子。再仔细看，路边停着一辆农用车，他急忙踩住刹车。

“老哥，帮个忙！”中年汉子走过来，给他递了一根烟，一脸讨好的笑。

新龙二十八岁，中年汉子年纪在四十开外。他笑道：“我该叫你老哥哩，啥事？”他明白中年汉子有求于他，就接住了烟。

中年汉子给新龙把烟点着，指着路边说：“这狗东西不知咋弄的，从车上跳了下来，我死活弄不上去，这条路车少，等了大半天才等来了兄弟你。”

农用车的车灯照着路边，新龙瞥一眼，中年汉子说的“狗东西”是头肥猪，足有二百多斤。原来猪撞开了车厢的防护网，跳了下来，此时趴在路边哼哼。再看中年汉子，浑身上下脏污不堪，显然，他已经跟肥猪较量了一番，没有取得胜利。

新龙笑了笑，没有取得胜利。“看来咱俩有缘。”他猛地吸了几口烟，把半截烟头吐在地上，说了声：“动手吧！”

两人一起上手，抓耳朵提尾巴，可猪不肯就范，号叫着拼命挣扎，似乎四个蹄子钉在了地上。两人一猪缠斗一番，耗尽了体力。新龙喘着粗气，满脸歉意地看着中年汉子，似乎没弄上车是他没尽力。中年汉子用衣袖抹着额头的汗水，大口喘着气，骂道：“这狗东西重得很，还跟人较劲！”抬腿踢了猪一脚。猪哼了一声，似乎也有满腹怨气。

这时就听有人说：“我帮个手，不信还把它弄不到车上去。”

两人转过眼，是芳玲。中年汉子把目光转向新龙。新龙笑着说：“这是我媳妇，我咋把她给忘了，来，咱三人一起上手！”

三人一起上手，猪拼命挣扎，还拉出了屎尿，把芳玲的新连衣裙弄污了一大片，可就是弄不到车上去。芳玲心疼得直皱眉，中年汉子内疚地直搓手：“这，这……”他不知说啥才好。

三人正在焦头烂额之时，远处有车灯闪烁。芳玲欢叫一声：“来车了！”

车到近前，是辆黑色的小车，没等他们拦车，小车就停在跟前。车门打开，下来了个中年人，西装革履，还戴着眼镜。

新龙嘟囔说：“不是咱的菜。”

芳玲心里也没了底，还是对中年汉子说：“不管咋地，还是请他帮个手吧。”

中年汉子掏出香烟，看着“眼镜”的衣着，递烟的手却迟疑起来。

“眼镜”走过来看了一下眼前的景象，说：“猪掉下来了？”

“可不是咋的。”中年汉子说着把香烟递了过去，“眼镜”却摆了一下手，说：“不会。”转身又回去了。

三人都呆在那儿，面面相觑。新龙嘟囔说：“我说他不是咱的菜，咋样？”

芳玲没说话，往地上啐了一口：“呸！”

最难堪的是中年汉子，拿烟的手僵在半空，半天收不回来。这时就“眼镜”打开车门，脱了外套，解了领带，又脱了白衬衫，扔进车里。最后只穿着背心，走过来笑着说：“我那行头不好洗。来吧！”

三人先是愕然，随即如梦初醒。中年汉子绽开了笑脸，收起了烟盒，新龙小两口相视一笑，也都将袖子挽了挽。四人一起动手，抓耳朵提腿揭尾巴，猪拼命地号叫着，就是不肯就范。中年汉子说：“我喊个号子，咱们一起发力！”

中年汉子喊了一声号子：“起！”四人一起发力，猪被扔上了车厢，每人

身上都沾了猪屎。“眼镜”在路边拔了把野草擦手，新龙捋了一把树叶边擦手笑着对他说：“你刚才应该把背心也脱了，你看看这会儿成抹布了。”

“眼镜”看着脏污不堪的背心，笑着说：“回去要挨批评了。”

“你怕老婆呀！”新龙笑了。

“你不怕吗？”“眼镜”笑着，眼睛却看着芳玲。

芳玲瞪了一眼新龙，新龙的笑声戛然而止。芳玲抿着嘴笑，转眼看着“眼镜”。不知怎的，她忽然敛住了笑，脸上的神色怪怪的。中年汉子收拾好了防护网，过来给新龙和“眼镜”敬烟。新龙接过烟，见“眼镜”不接烟，便说：“真不抽啊？”

“过去抽，现在戒了。”

“戒了？是个狠人啊！”

“眼镜”莞尔一笑，算是作答。这时中年汉子又说道谢的话，新龙摆手说：“谢啥哩，今晚这事就是县长碰上了也会帮忙的，不帮忙就不配当县长，老哥，你说我说的是不？”新龙把目光转向“眼镜”。“眼镜”笑道：“小兄弟，你这话说得真好，别说当县长，恐怕连人都算不上。”

几个人都笑了。

农用车开走了。

新龙发动了摩托车，见芳玲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小车发愣，喊了一声：“走呀！”芳玲上了车，说：“我看那‘眼镜’很眼熟，像是前天来工地检查安全的那个孙县长。”

新龙说：“你没看错吧。”

“没看错！也戴着眼镜，也是四方脸，特别是口音，一模一样的，错不了！”

“哦，这么说他还真像个县长。”

“啥叫真像，人家本来就是嘛。”新龙扭过头去看，小车早已没影了。摩托车吼了一声，向前奔去，车灯把路面照得一片光明。

裁一畦白云，抒写清风廉韵的诗行(组诗)

周婷

兰考人记住了你的疼痛

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

你最奢侈的家当

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自行车

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勋章

肝病是你的疼

更疼的还是兰考的“三害”

在兰考，争分夺秒

你摁住风沙的翅膀，摁住了盐碱的尾巴

摁住内涝的张狂

没有摁住你的癌细胞

你欠下家庭的天伦之乐

却给兰考人民斟满绿色希望

风雪用过你的清白和虚怀若谷

百姓记住了你，记住了你的疼痛

落霞与长空一色

任长霞，皓腕雄风，撑起

万丈红霞，举起

一把正义的利剑，

洞穿黑暗中的虫子和隐藏着

面对王松甩出的一沓钱，你拍案而起

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只有正义的法律

王松集团六十五名帮凶落网

百姓为你树碑

有为民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

凛冽的风中伸出纤细的手

“砍刀帮”覆灭，百姓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

在那个最美的四月，你走了

十四万群众，长歌当哭

浩浩长街，成了缅怀你的精神圣地

落霞与长空一色

防微杜渐

廉洁，一双用廉和俭编织的隐形翅膀

青天之上翱翔，风雨兼程

廉洁，一方镇纸，写满家规和祖训

比如洁身自好，比如方正廉俭

点一盏灯，在你的血管

精选几粒坚硬的文字，作心脏的支架

迷茫的时候

过滤残渣，过滤一些歪门邪道

重诺右手举起的誓言

为了心中，那片茂盛的青莲

不被肮脏的利齿蛀损

呼唤正义

向春天的原野，喷洒最为有力的“敌百虫”

喷杀一切一切虫卵

连同他们的生存的土壤

让良心，让道德，在阳光下熠熠生光

和青莲一起，做蓝天下最美的风景



收麦的记忆

薛超

如果有一段时光总是让你想起，那一定是你刻骨铭心的记忆。如果有一些记忆总让你念念不忘，那一定是你弥足珍贵的人生轨迹。

就像时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老屋的小院脱麦的画面，又再次掀起了岁月的棱角，唤醒了琐碎的流年。曾经儿时到老屋的小院和亲人与邻家一起脱麦的记忆，如一泓清泉般涌入心头。仿佛在这些流光碎影之间，永远存留着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夏天。

十多岁的那几年，院子里树上的杏黄了，阳坡地里的麦也就黄了。那个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收麦的时候是放假前后，我和妹妹跟着爷爷

奶奶还有父亲母亲一起去地里收麦。我喜欢站在地头向远方眺望，看着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铺满麦子，就暗自思忖，如果长大了，我就不种麦，怕太远，嫌太累。但当父亲割好了麦，爷爷用麦草捆起来，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背了起来，向老屋的方向走去。麦芒总是扎脖子，我索性就用头顶起来走。这一走，就走了整整一个少年。

脱麦的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一天，左邻右舍都会背着又来帮忙脱麦，父亲母亲也会提前准备一些平时不舍得吃的饭菜，还有西瓜和果啤。也是那时候，爷爷跟我说，咱们过日子不能不细发，但待人待客不能不大方。尽管，小院还是泥土地面，脱麦机还是很多家共用一台，接电都要从电线杆上搭，但掉进泥土缝的每一粒麦，爷爷奶奶都捡拾得仔仔细细。那个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在麦草垛上肆无忌惮地闹，没心没肺地笑。

直到十七岁那年，我离开贫穷的家乡，去了满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城市流浪。在外面的那些年，我似乎已经忘了在家种麦的事情。二十五岁那年的冬天，从流浪七年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才发现种麦的人越来越少，脱麦机上的灰已厚厚一层。

时过境迁，这世界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但今天，尽管我再也不会用头顶着麦，而是用农用车一次拉着很多麦回去。只是脱麦的时候，以前的很多亲人都没有了。他们美好的光阴留在了麦田里，也消失在泥土中。没有人永远种麦，但永远有人种麦。

关于麦的记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模糊，也可能在很久以后没有人再提及。但在铭记这份记忆的人心里，会愈发清晰。

商洛山

(总第2608期)

刊头摄影 杨鑫



重新迈步

陆金凤

暮春时节，春意更浓。环顾小城四周，山峦叠翠，花枝招展，如诗如画。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我心中多是欢欣。随着脚步的康复，又能重新迈步，去欣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了。

一个多月前，我在小区晨走时突然崴脚，崴出了一段寸步难行的时光。四十多天宅在家里，成了半生中最长时间的静养。面对突如其来的“长休”，真有些不知所措。开始的几天里，天天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多少有点惊喜，不必每天做饭洗衣干家务，不必人情礼往四处奔波，睡到自然醒，长久刷屏看手机，多么随心所欲的生活。

随着疼痛和肿胀的缓解，渐渐感到空虚和无聊。回想半生，忙忙碌碌工作与生活，退休了想出去游玩，舒心快意一番，不料是脚崴了，只能在这小小的房间，每天举步维艰，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伤筋动骨一百天”，按照医嘱休养外，能做什么呢？苦思冥想后，感觉阅读是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于是，每天坚持定时起床，打开手机搜索工作期间想读未读的文学作品，把陈彦、红孩儿和方英文等作家的名篇名作一

一放在收藏夹里。天天沉浸在文字里，坐着看，躺着看。读着读着，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我也仿佛走进了春天，拥有了无限活力。品读佳作，让我体会到文字的力量，内心感受到文学带来的愉悦。“书能香我不须花”，虽然错过了繁花似锦的春色，但行走在美文诗词中，亦能感到醉人的芳香。

宅家时间长了，总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我曾想下地开步走，但受伤的一脚一着地，就疼得浑身战栗，只好打消迈步的念头。在家人精心护理和鼓励下，我咬着牙忍着痛，从卧室到客厅慢慢挪动，拐杖头一天一天敲打着地板，步履越走越稳当了。随着脚伤的好转，开始用单拐辅助左腿走路，逐渐地觉得左腿犹如卸下了厚重的靴子，变得灵活起来。这段时间，经受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的不便，被亲情包裹，被文学滋润，我心情舒畅，寂寞暗淡的日子，也变得充实有味。

重新迈步，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要珍惜每一个能行动自如的日子，干好每一件心之向往的事，爱身边每一个可爱之人。



国画 李继平 作